



HAL
open science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one in Chinese

Dan Xu

► **To cite this version:**

| Dan Xu.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one in Chinese. , 2017, 2. hal-01890765

HAL Id: hal-01890765

<https://inalco.hal.science/hal-01890765>

Submitted on 9 Oct 2018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关于汉语声调的一些思考*

徐 丹

提 要 汉语声调在各方言演变不平衡,北方话的声调系统在简化。声调在汉语交流的语流中会发生变化。单字声调教学无法应付实际交流中发生的语音变化,过分强调单字声调会事倍功半。本文主张汉语声调教学应该把重心从单字声调移到双音词的声调上,即声调练习应以大于单字的单位为主,双音节词和短语的板块声调或许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声调的教学和习得。

关键词 声调 习得 双音词 变体

一 引言

汉语声调习得对母语为无声调语言的人来说是一个困难。这个问题困扰着教学者和习得者。如果习得者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未对汉语声调本身的研究有所突破,教学者暂时无法给学习汉语的人提供一个既简便又全面的声调描写和有效的方法。就好比机器合成的汉语声调如果不过关,是因为研究者或输入程序者的方案仍需改善。到目前为止,似乎教学者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本文认为,我们需要从教学者入手,解决一些观念上的问题,从方法上改进教学,或许能够克服一些声调习得初期的困难。汉语教学需要和理论研究结合,教学和语言学尤其是普通语言学(而不只是限于汉语)研究紧密结合才能开阔视野。许多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充分利用和挖掘。本文想讨论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声调的传统看法是否有些地方应当修正?是否因为教学者的某些偏差,声调更令人望而生畏了?我们目前的教学思维是理论上的甚至是理念上的一种信赖,与实际情况差距甚大。文章只是通过事实提出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改进日后的汉语教学。没有新思维,就不会产生新方法。如果希望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就应该从我们做语言本体研究的人和从事汉语教学的人做起。如果教学者不关注汉语本体的研究而墨守成规,研究汉语本体的人满足于仪器测试的精密刻画而不关注人的感知和仪器测试的差距,那么汉语声调教学就难以进步,习得也会事倍功半。

* 本文曾在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四届会议(Newcastle, 2016年7月13日—15日)上宣读,与会者讨论热烈。此次公开发表是期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指正。感谢朱晓农、石锋、冉启斌提供的意见和讨论。

二 声调研究的简要回顾

声调的定义很简单,一般被认为是用音高区别词义。^① 这一定义与音位的定义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何语言学里称声调是具有音位特征的成分。音位在语言学里是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声调比音位复杂,声调可以依附于一个或几个音位之上,故被称为“超音段”成分。

在世界语言里,有声调的语言有几百个。汉语是世界语言中的一个,既和其他语言分享某些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非洲、东亚、东南亚、南美洲、都存在有声调的语言。从德国马普人类演化学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统计的数据(WALS: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来看,无声调语言有307种,占统计语言的59%;有声调语言210种,占41%。有声调语言里又可分为简单声调系统(122)和复杂声调系统(88)。总的来说,无声调语言占多数。(Yip, 2003)^②声调不仅为普通语言学所关注,也被生物学和分子人类学的学者所关注。人们一直想搞清楚声调和基因有无关联。

Dediu (2011)指明声调和某些基因有对应关系。声调和ASPM与MCPH等位基因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单倍群ASPM-D和MCPH-D频率高的地区,大多是非声调语言,频率低的地区则多为有声调语言。如果我们比较声调分布(WALS)网页和两种基因的分布(Dediu, 2011),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学家的研究和统计对其他领域有深远影响。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及其他学科的统计可以互补、互受启发,都很有参考价值。我们还可以发现,有声调的语言绝大部分集中在南半球。难道声调的发生发展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吗? Fought等(2004)^③就注意到,气候与一个语言里的音响程度相关联。Everett等(2015)关于气候和声调关联的研究,于2016年再次发表文章,认为生活在更热更潮气候的人群趋于利用声调,以便更好地抗蒸发以保存信息。他们刚一发表这一观点,立刻引起热议,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提出反例,有的则认为是语言接触引出的,不是气候的原因等。^④ 其实朱晓农比Everett等(2015)早五六年就提出“语音类型-地理-气候”相关性的假设。朱晓农(2009)提出湿热气候导致气声(breathy voice)活动的假说。^⑤ 他在即将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指出,潮热只是声调产生的条件之一,而远非全部条件。他提出声调起因有五个前提,三个是语音上的条件,两个和气候和生理相关,即气候潮湿、体型矮小都是声调产生的前提。湿热气候不是声调产生的充分条件(凡湿热就有声调),而只是必要条件(不湿热不会产生声调)。湿热气候与声调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气声的必要条件。湿热和气声/内爆音(也是一种发声态)等相关,进而和声调相关。讨论还在

① 研究声调的学者 Yip (2002: 1) 也如是定义: “A language is a ‘tone language’ if the pitch of the word can chang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如果音高能改变词义, 那么这个语言就是有声调的语言。)

② Yip (2002: 1, 17) 说世界语言 60%—70% 有声调。但统计来源不详或笔者漏掉未见。

③ 感谢南开大学的冉启斌教授提供的 Fought 等(2004) 的文章。

④ 请详见 2016 年 *Journal of Language Evolution* 1.1 的讨论。也请见朱晓农(将刊)的文章和评述。

⑤ 在该文第九节 9—10 页, 朱晓农指出: “非剥离发声态及其衍生成素(声调、内爆音)分布在赤道附近, 热带和亚热带, 是否与湿热的气候有关系? 湿热的天气连动物都张嘴喘气, 这时声带稍一振动, 就发出了气声。寒冷的地方说话都捂着嘴, 操纵舌头进行声调调音活动, 显然比操纵喉头进行发声活动来得容易。”

继续,不论各种研究方法最终会有什么结论和影响,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和观点都为我们研究声调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声调产生的兴趣有增无减。

汉语声调研究由来已久。从六朝时期的沈约(441—513年)的《四声谱》开始,汉语的四声始为人知。7世纪初的旷世著作《切韵》把平上去入分为五卷,共206韵。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入声不能算作真正的声调,只不过是闭音节罢了。但由于历史原因,及入声韵与鼻声韵规律的对立,人们仍沿袭这种用法和分类。音韵学家们认为,汉语里的浊塞声母清化使四声分为八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阴阳对立其实是清浊对立,阴声字来自清音声母的字,而阳声字来自浊音声母的字。恕不赘述举例。基本原理是浊声母的音高一般都比清声母的音高低。当浊声母清化后,清浊对立转化为高低对立,进而演变为声调的对立,即由语音上的对立演化为音位上的对立。浊低清高是语言里的普遍规律。Hombert等(1979)早年通过不同语言做过的实验表明,在各种语言里,一般是浊音的音高偏低,清音的音高偏高,这是一般倾向。这是因为从生理角度讲,人在发浊音时,喉头需要降低以便更有效地使声带发生震动,而发清音的时候,不用做同等努力。

西方不少语言学家和中国部分音韵学家都接受了法国语言学家 Haudricourt (1954a、1954b)关于声调起源的猜想,认为本来只有平调,上声从清塞喉音-ʔ演变而来(梅祖麟,1970),去声由伴随送气特征的-s演变而来(Sagart,1986; Baxter,1992)。这并不意味着去声字在上古都有-s尾。(Downer,1959; Norman,1988等)正如 Norman (1988:57)指出的那样:这一声调起源的理论引人入胜,但必须承认目前还是极为概括性的轮廓,来源应当相当复杂。也就是说,理论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检验。声调的发生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汉藏诸语的声调发生发展,总的来说,都和浊音清化、辅音尾脱落、复辅音变单辅音有密切关系。一个语言可以从无声调的语言发展为有声调的语言(如汉语、拉萨藏语),也可以从有声调的语言演变为无声调的语言以至发生循环。如 Collins (2016:50)指出,原始尼日尔刚果语有五个声调,人们进入喀麦隆,后向南、向东扩散。他们语言里的声调也随之递减。他们的语言失去声调后,移到非洲南部又重新获得了声调。Matisoff (2001:304)也曾指出,藏缅语族里的语言由于音节结构或词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获得声调或失去声调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认为声调与音节结构紧密联系,完全是单音节的语言倾向于使用声调。语言学家们都基本同意,汉语的声调是后发展出来的,在《诗经》时代还未形成完整的声调系统。语言内部演变和语言接触都有可能促使声调产生或消失。

三 汉语方言声调分布及北方声调的简化

从曹志耘(2008)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方言声调分布的状况。地图集里调查点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以南的东南地区。调查点反映出多声调地区集中在南方:

表1 声调分布(根据曹志耘,2008)

13调	11调	10调	9调	8调	7调	6调	5调	4调	3调	2调
(2)	(1)	(16)	(51)	(113)	(151)	(162)	(127)	(268)	(38)	(1)

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调查点的数目。很明显,3至8个声调最多,两个极端如13个声调和2个声调是极少数。13调的语言点在广西博白和江西进贤,两个调的只有甘肃武威。总体来说,四声调的方言是占绝对优势的。北方由于调查点相对少,所以很难反映出北方声调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北方声调呈合并趋势。我们可以通过北方两声调、三声调分布图看到这点(见表2)。关于声调演变的趋势,桥本万太郎(1986)指出汉语声调系统发生了阿尔泰化。他认为“现代汉语方言的调类数目急剧地减少”(1986:112),这应当指北方方言。他注意到西北方言的阴平和阳平,阳平和上声在一些地区发生合并的现象。钱曾怡(2000:1)也指出:“汉语声调发展的大趋势是单字调的作用逐渐减弱。”邢向东(2004)通过晋语和西北方言也证实了这一倾向。从学者们近几年在西北方言的调查我们也看到这一情况。汉语声调的大趋势是简化。北方声调的演变证实了这一点:单字调在许多方言开始变得模糊,人们沟通的手段越来越依仗上下文。从省力原则的角度看,声调简化是一种优化能量分配的现象,即以最小的力,表达最多的区分。请看甘肃青海一带的声调分布。

表2 甘青一带的声调分布(Xu Dan, 2015)

甘肃、青海	声调数目	材料来源
1) 兰州	4	甘肃师大,1960;张文轩、莫超,2009
2) 白银	4	甘肃师大,1960
3) 榆中县	4	甘肃师大,1960
	3	张燕来,2003
4) 靖远	4	甘肃师大,1960
5) 平凉	4	甘肃师大,1960
6) 泾川	4	甘肃师大,1960
7) 镇原(庆阳)	4	甘肃师大,1960
8) 宁县	4	甘肃师大,1960
9) 庆阳	4	甘肃师大,1960
10) 环县	4	甘肃师大,1960
11) 岷县	4	甘肃师大,1960
12) 临潭	4	甘肃师大,1960
13) 陇西	4	甘肃师大,1960
14) 武山	4	甘肃师大,1960
15) 徽成(县)	4	甘肃师大,1960
16) 西礼	4	甘肃师大,1960
17) 武都	4	甘肃师大,1960
18) 文县	4	甘肃师大,1960
19) 龙迭	4	甘肃师大,1960
20) 天祝	4	甘肃师大,1960
	3	邓文婧,2009
	1	张燕来,2003
21) 民勤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
22) 永昌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3) 山丹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4) 张掖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续表)

25) 高台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6) 酒泉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7) 嘉峪关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8) 玉门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29) 金塔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0) 民乐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1) 临泽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2) 肃南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3) 安西	3	甘肃师大,1960;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4) 敦煌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35) 金昌	3	邓文婧,2009
36) 古浪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37) 临洮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38) 定西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39) 会宁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0) 通渭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1) 静宁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2) 秦安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3) 清水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4) 天水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5) 临夏市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6) 临夏县	3	邓文婧,2009
47) 和政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48) 东乡	3	甘肃师大,1960
49) 德乌鲁	3	甘肃师大,1960
50) 广河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51) 永靖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52) 张家庄	3	邓文婧,2009
53) 庄浪	3	邓文婧,2009
54) 康乐	3	邓文婧,2009
55) 永登	3	张燕来,2003;邓文婧,2009
56) 皋兰	3	邓文婧,2009
57) 会川	3	莫超、朱富林,2009
58) 附城	3	莫超、朱富林,2009
59) 洮阳	3	莫超、朱富林,2009
60) 康家崖	3	莫超、朱富林,2009
61) 武威	3	甘肃师大,1960;邓文婧,2009
	2	张燕来,2003;曹志耘,2008
62) 西固区马家山	2	张燕来,2003
63) 红古话	2	雒鹏,1999;张燕来,2003
64) 海石湾镇	2	雒鹏,1999
65) 河嘴乡	2	雒鹏,1999
66) 花庄镇	2	雒鹏,1999

(续表)

67) 平安乡	2	雒鹏,1999
68) 三甲集	2	莫超、朱富林,2009
69) 永靖县(红泉)	2	张建军,2009
70) 唐汪 ^①	2	徐丹,2014
71) 西宁	4	张成材,2006
72) 门源	3	曹志耘,2008
73) 湟源	3	曹志耘,2008
74) 乐都	3	曹志耘,2008;邓文婧,2009
75) 同仁	3	曹志耘,2008;邓文婧,2009
76) 民和	3	邓文婧,2009
	1	张燕来,2003
77) 循化	3	邓文婧,2009
78) 贵德	3	邓文婧,2009

我们很容易看到,西北甘青一带的方言,从4声调到2声调都有。3声调最多,2声调也集中在这里。榆中县和武威都是声调减少了或统计方法所致。天祝和民和作者统计不一致,这反映了一定的信息。一个地方有几个不同的声调系统是通常的事情,比如刘伶(1988)调查的敦煌方言,声调有3个,10年后曹志耘(1998)调查的敦煌方言,既有3个调(15个发音人),又有4个调(3个发音人)。再如兰州郊区的红古话,雒鹏(1999)指出有2个声调,10年后莫超、朱富林(2009)指出有的区域是2个声调,有的区域是4个声调,和兰州基本相同。唐汪话也是这种局面。唐汪回民话的单字调已经失去,但唐汪汉民话的单字调仍然保持了2个,有的发音人有3个调。所以,在声调简化和失去的地区,声调系统往往不稳定,因发音人的不同而不同,这实属正常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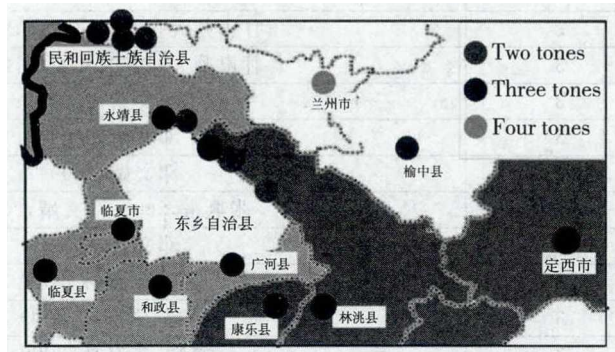


图1 甘青2声调分布图

从图1不难看出,2声调出现的地方都和无声调的非汉语言毗邻。汉语受到非汉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徐丹(2014)在唐汪曾做过几次试验,唐汪回民由于单字调已经失去,单字听写完全是任意选字,如他们听到“碗”一词时,可以理解为“碗、玩、万”。听到“飞”时,可以写为“飞、肥、肺”等。但是他们在交流时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语境、上下文提供了最好的信息。这一事实表明,声调可以辨别词义,但没有那么绝对,其他辅助条件往往起了至

① 唐汪话里回民和汉民声调系统有差异,请见徐丹(2014)。

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声调在各方言发展和演变都不均衡。根据 Cheng(1973:103)对中国 737 个方言点的统计,平声数量和降调数量最多,但降调更为甚之。请看他的统计:平调 1086,降调 1125,升调 790。看得出来,汉语方言平调和降调居多。也可以理解为高低调,许多语言都是靠高低调区别意义。有的学者如 Duanmu(2004)就用高(H)低(L)调描述汉语。

四 从声学角度看声调

赵元任把汉语的声调用五度标记描述以来,已被广泛运用。Ladefoged(2001)的语音实验也表明,这种刻画声调的方式是有声学基础的,而且是简便易懂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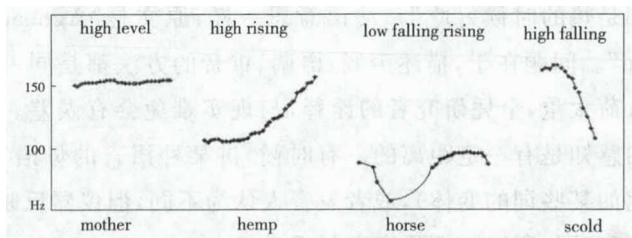


图 2 Ladefoged (2001)“妈,麻,马,骂”的语音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声调“标准”做法是用 214 表达,有人用 213,212 表达也是对的。笔者同意石锋(1994)关于声调声学空间的说法:声调不具绝对的意义,只有相对的意义(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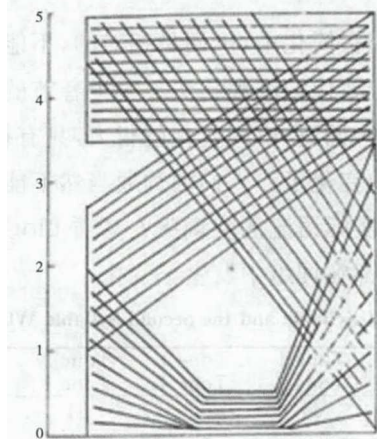


图 3 石锋(1994)关于北京话四个声调的声学空间

具体来说,即每个声调都有一定的“伸缩”性和空间,第二声 35、24 或 13 都在听者感知能懂的范围。再如第三声调,只要不是低平,214 和 212,甚至 101 都具有同等辨别语义的功能。我们的声调教学可以参考这一声学空间,研究每一声调的最大和最小边界,即听者的默认度。现在研究声调的软件还无法区分有声调语言 and 无声调语言。笔者请教过中国境内外的语音专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看图谱无法确定。请看下图(徐丹,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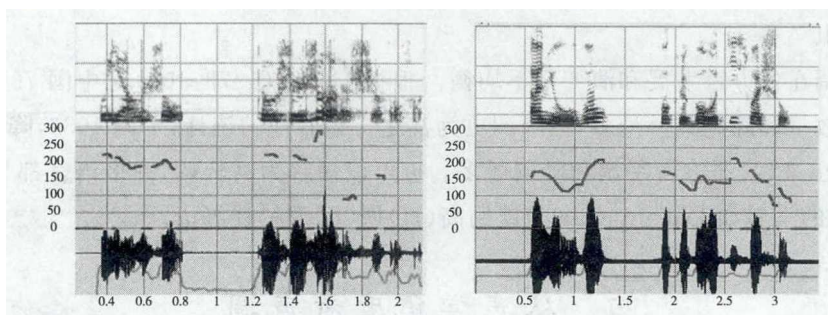


图 4a

图 4b

如果不知道是哪种语言,没有人能说出上面两个图像里哪个语言是有声调的语言,哪个是无声调的语言。图 4a 是汉语,图 4b 是法语。法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无声调语言。图 4a 的中文句子是“牛、羊肉,都是热的时候好吃”。法语意思一样,原文是“Agneau ou veau, faut que le beau rôti soit chaud”。问题在于,描述声调、语调、重音的方法都是同一条音高曲线。这一曲线负载信息太多,负荷太重,全凭研究者的诠释,与现实难免会有误差。进行过语音实验的人都知道,机器和人的感知是有一定距离的。有时候,讲某种语言的母语者认为没有差别,仪器测试反映出差别(比如某些词的变体),或者发音人认为不同,但仪器反映不明显。物理上的数据和听觉上的感知不等同,所以声调研究还任重道远。

五 声调教学的困惑

我们已经谈到,北方声调系统在简化中,声调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在任何时候,词汇都不能代替语法,即单字或单词不能替代词法和句法。单个音节的声调习得再完美,也不是实际语言里的语调。单字一旦放到双音词里,声调变化就很大,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组合保持原来的单字调,更不用说声调在句子里的变化了。人们的沟通当然不能限于单个字词,那么我们怎么能靠教单个字词的声调应付汉语实际语流的变调呢? 请看 Lin(1996) 做的一个双音节的语音实验,他的实验表明,许多基本调都在词组中发生了变化:

表 3 Tonal Values of the First Syllable and the Second Syllable Whose Initial Is Non-voiceless

	Tone 1	Tone 1	Tone 1	Tone 1	Tone 2	Tone 2	Tone 2	Tone 2
	Tone1	Tone 2	Tone 3	Tone 4	Tone 1	Tone 2	Tone 3	Tone 4
Tone section in the first syllable	55	54	54	55	34	34	34	35
Tone section in the second syllable	55	34	213	51	44	34	213	51
	Tone 3	Tone 3	Tone 3	Tone 3	Tone 4	Tone 4	Tone 4	Tone 4
	Tone 1	Tone 2	Tone 3	Tone 4	Tone 1	Tone 2	Tone 3	Tone 4
Tone section in the first syllable	21	21	34	21	53	53	52	52
Tone section in the second syllable	45	24	212	41	44	24	113	41

我们把他的实验用一个综述表来描述各个声调在双音词中的变化:

表4 基于林茂灿(1996)实验的双音词四声分布

一声				二声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55	55 (1+1)			34	44 (2+1)	54	34 (1+2)
54	34 (1+2)	34	44 (2+1)	34	34 (2+2)		
54	213 (1+3)	21	45 (3+1)	34	213 (2+3)	21	24 (3+2)
55	51 (1+4)	53	44 (4+1)	35	51 (2+4)	53	24 (4+2)
三声				四声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21	45 (3+1)	54	213 (1+3)	53	44 (4+1)	55	51 (1+4)
21	24 (3+2)	34	213 (2+3)	53	24 (4+2)	35	51 (2+4)
34	212 (3+3)			52	113 (4+3)	21	41 (3+4)
21	41 (3+4)	52	113 (4+3)	52	41 (4+4)		

表中双数表示五度制声调,单数表示1、2、3、4声调。每个声调分前字和后字的实际声调。我们看到,在双音节词里,声调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第三声调在前字都读半调,不能读满,和同样声调相遇时,即3+3时,前字的三声变为二声,这是为大家所熟悉的。试想,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单字声调教学,那么在实际交流中,只要超过单音节词,学生就难掌握了,很容易产生挫败感。我们是否可以调整一下声调教学,即很快过渡单字声调阶段,将重点放在两字组和短语的声调模式上?从表4可以看到,一声和四声在前字都读得比较满,基本保持原调,在后字略降一度,如一声55可以读为44,四声可以读为41。三声在前字都读半调,在后字一般比较满。二声在前字不变,在后字也是略降,读34或24。如果用五度做标尺,那么在两个字衔接时,动程都比较小,在1度和2度之间,只有3+1和3+4时,动程比较明显,差异达到3度。如果教学者心中有数,就会重点练习一些词语的声调,适当忽略另一些词语的声调。如果每个字都读原调,效果势必不佳。

六 改进声调教学

本文主张改进声调教学,不是说否认单字调的练习,也不是说不要单字调的练习。根据学生的需要和目的,可以把学生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人才(如播音员),需要发音标准。但这是有限度的,成年人的二语习得,除极少数的人外,一般达不到母语者的发音标准。看看我们在海外常年居住的人,难道我们讲的外语就那么“字正腔圆”吗?我们与当地人的口音仍有一定差距,那我们为什么要求学汉语的人非要达到“完美”程度呢?美国人的英语和英国人的英语口语有不小区别,澳大利亚、印度英语和英美也有差异;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交流和理解。

也许我们可以把基本调和变调的关系按照音系学(phonology)里的音位(phoneme)和音位变体(allophone)的关系来理解。即基本调在真正的语流里不能总是读满,否则会影响理解。我们的声调教学有时过于偏重单字的声调训练,而忽略了词组和句子里的语音变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单字调的基础上,加强变体的声调训练。可以从双音词入手,再到短语和短句。我们需要找出关键调,即一个词组或短句中,什么情况下哪类字调需要读满,即关键调,

什么时候可以忽略或只读半调,即变体。许多学者已研究过汉语语流中的变调,比如 Chao (1968)早已指出过在三音节词组中,如果第一个音节是一声或二声,第二个音节是二声,那么中间的音节在快速的语流里会发生变化,由二声转为一声。

三年级 1+2+2—>1+1+2 葱油饼 1+2+3—>1+1+3

隆福寺 2+2+4—>2+1+4 好几种 2+2+3—>2+1+3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的声调教学应该在大于单字的单位上多下功夫。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这里说的双音字词不是单纯的双音词,而是板块的概念,即两字组合可能是名词,可能是动词或者是别的词类,也可能是短语。如“助手、驻守、住手”这三个词组,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双音节动词,第三个是动宾词组或短语。从理论上讲,三个词组的声调完全一样,但在实际语流中,“助手”里的“助”读得较满而“住手”里的“手”读得较满。“驻守”两个字基本相同,即不分轻重。有的学者用“重音”这个概念来描述,如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在这方面做过很有意义的探索和研究。他们的“重音”和本文说的声调是否读满是一个概念。^① 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既不赞成不参考实验数据和语料而凭空进行理论推断,也反对只相信仪器测出的数据”(2006:8)。二者实为互补关系,缺一不可。两位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对北京话里的重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他们认为“左重为词汇重音,非左重形式由词汇以外因素决定”(2006:19)。请读者详见他们对以往重音研究的综述以及他们的例句和讨论,此处恕不多赘。

如果从双音节词汇或词组、短语入手进行汉语声调教学,那么有无一种倾向性的模式呢?一些研究汉语语音和声调的文章已经做过这类工作,教学者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结果。如 Duanmu (2000:136—142)发现,句法上的非中心词都可以获得重音,如名词短语里的状定成分、动介短语里的宾语等。无独有偶,王韞佳等(2006)做的语音实验也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他们通过 300 个自然语句的测试,指出“主谓、述宾结构中的语义重音倾向于后置,偏正结构中的语义重音倾向于前置”(2006:86)。我们看到,他们的说法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即动词词组中的宾语、名词词组中的定语经常需要读满声调。请比较下面的例子:

表 5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
办事	半世	合股	河谷	食言	食盐
查夜	茶叶	记功	技工	守法	手法
到家	道家	浇水	胶水	亡国	王国
动土	冻土	卖力	麦粒	吓人	下人
封口	风口	签字	铅字	要饭	要犯
攻城	工程	煽火	山火	住手	助手

每个人的语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总的倾向还是有的,动宾结构里的宾语声调倾向于读得更满一些,而名词词组里的修饰成分的声调倾向于读得更满一些。在短语或短句里的“重音”或者词的基本调在哪个位置出现,许多学者也有过建树。如王韞佳等的一系列文章已经做过

^① 两位作者对“重音”的定义是:“声调语言的轻重音必然表现为调值实现的充分度。”(2006:3)

有益的、大量的实验。如果我们的声调教学能多参考已有的成果,把重点从单字调到双音词调、短语/短句的重音上,声调教学可能会有所突破,习得者也会有更快的进步。

七 余论

本文的目的—不是否定前人关于单字调的研究成果,二不是否认汉语教学的单字调练习,而是希望理论和实践结合、研究和教学结合。单字调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似乎不宜过分强调单字调的作用。汉语教材的编写也可以考虑做出调整,增强双音词或词组的声调练习,再从词组到短句进行板块练习。西北许多方言减少了调类甚至失去了调类,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的交流。我们唱歌时,声调被中和了,是语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进行耳语时,调类被压缩到了最小的音域,但这并不会让我们无法沟通。这表明,我们交流时,只有几个关键的部分或调类在起作用,用以补偿的是语音以外的因素。这一切都表明,最好不要以每一个单字为单位教授声调。本文的思考还不成熟,分析也比较粗糙,但是笔者认为,对声调教学的讨论和研究越来越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这样我们才能迎接汉语普及的机遇,满足不断增多的习得者的需求,使习得者建立起信心,不必再惧怕汉语的声调习得。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1998 《敦煌方言的声调》,《语文研究》第1期。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邓文靖 2009 《西北地区三声调方言分布特点透析》,《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
- 甘肃师大中文系方言调查室 1960 《甘肃方言概况》(油印本)。
- 刘 伶 1988 《敦煌方言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雒 鹏 1999 《一种只有两个声调的汉语方言——兰州红古话的声韵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莫 超、朱富林 2009 《二声调红古话音系研究》,《中国语言学》第三辑。
- 钱曾怡 2000 《官话方言调查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载钱曾怡、李行杰主编《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青岛:青岛出版社。
- 桥本万太郎 1986 《汉语声调系统的阿尔泰化》,王希哲译,《晋中师专学报》第2期。
- 石 锋 1994 《北京话的声调格局》,载石锋、廖荣蓉著《语音丛稿》,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王韞佳、初 敏、贺 琳 2006 《汉语焦点重音和语义重音分布的初步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王韞佳、初 敏、贺 琳、冯勇强 2003 《连续话语中双音节韵律词的重音感知》,《声学学报》第6期。
- 王志洁、冯胜利 2006 《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第1期。
- 邢向东 2004 《论西北方言和晋语轻重式语音词的调位中和模式》,《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徐 丹 2014 《唐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成材 2006 《中古音与青海方音字汇》,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张建军 2009 《河州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文轩、莫 超 2009 《兰州方言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燕来 2003 《兰银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朱晓农 2009 《重塑语音学》,《中国语言学集刊》4.1。
- 朱晓农(将刊)《声调起因的五项前提》,《语言科学》。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8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g, Chin-chuan 1973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ton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93-110.
- Collins, Jeremy 2016 Commentary: The role of language contact in creating correlations between humidity and tone. *Journal of Language Evolution* 1.1: 46-52.
- Dediu, Dan 2011 Are languages really independent from genes? If not, what would a genetic bias affecting languages diversity look like? *Human Biology* 83.2: 279-296. *Oriental Studies* 22: 258-290.
- Downer, G. B. 1959 Derivation by tone 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22:258-290.
- Duanmu, San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04 Tone and non-tone languages: An alternative to language typology and paramet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4: 891-924.
- Everett, Caleb 2016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limate: The case of desiccation and tone. *Journal of Language Evolution* 1.1: 33-46.
- Everett, C., Blasi, D. E. & Roberts, S. G. 2015 Climate, vocal folds, and tonal languages: Connecting the physiological and geographic do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5: 1322-1327.
- Feng, Shengli 2002 *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 Lincom Europa; Lincom Studies in Asian Linguistics.
- Fought, John G. et al. 2004 Sonority and climate in a world sample of languages: Findings and prospect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8.1: 27-51.
- Haudricourt, André-Georges 1954a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1:68-82.
- Haudricourt, André-Georges 1954b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Word* 10:351-364.
- Hombert, Jean-Marie et al. 1979 Phonetic explan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Language* 55:37-58.
- Ladefoged, Peter 2001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s of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Lin, Maocan 1996 On the intersyllabic F0 transition and its perception in standard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7.4:152-194.
- Maddieson, Ian 2005 Tone. In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58-6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2001 Genetic versus contact relationship: Prosodic diffusibility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 M. W. Dixon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291-3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i, Tsu-Lin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86-110.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gart, Laurent 1986 On the departing 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1:90-113.
- WALS online.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2013.


- Xu, Dan 2015 The role of geography in the Northwest China linguistic area. In Dan Xu & Jingqi Fu (eds.) *Space and Quantification in Languages of China*, 57-73. Dordrecht: Springer.
- Yip, Moira 2002 *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徐 丹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专(專)”语源考

王雅静

我们都知道“专”的核心语义是“专一”，即专于一事一物一人，“专门、特别、独有”这些意义都是由“专一”发展来的，由“专一”到“专门、特别、独有”，这很好理解。但是，“专一”的意义又是从何而来呢？

《说文》：“专，六寸薄也。从寸，叀聲。一曰专，纺专。”“一曰”就是另一种说法。“薄”即“簿”，段玉裁注：“六寸簿，盖笏也。”笏即臣子上朝时手持的笏板。许慎不能肯定“专(專)”字本义是笏板还是纺专，所以用“一曰”并存二义。“专(專)”，甲骨文作，字形位于下侧的是一个手的样子，可左可右，另一部分是一个纺锤的形象，有顶有底，呈穗状，腰身上还缠绕着棉线，整个字形，展示的是手转动纺锤的场景。因此，“专(專)”字本义应指“纺锤”。古代纺锤多为石制或瓦制，故“專”又添加表示材料的“瓦”“土”或“石”旁，作“甗”“塼”或“砖(磚)”。《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毛传：“瓦，纺甗也。”《说苑·杂言篇》：“子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织纺，曾不如瓦砖。”“瓦”是黏土烧制的器物，“纺专”称“瓦”，实为用材料指代事物本身。传世文献中，“纺专”之义多加偏旁，而“专”则表示“专一”义。那么“专一”的意义从何而来呢？纺线时一条线从棉絮中抽出，始终向纺专这个轴心集中聚绕，因此“专”引申为动词有集中的意思，比如“专心”就是集中精神的意思。《淮南子·精神训》：“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专于五藏”就是集中于五脏。集中则一，比如“专权”就是权力集于一身。《孙子·虚实》：“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易·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韩康伯注：“专，专一也。”“专一”之义《说文》从作“嫫”，《女部》：“嫫，壹也。一曰女嫫嫫。”段玉裁注：“凡嫫壹字古如此作，今则专行而嫫废矣。”

(王雅静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